

文學雜誌「扭計」求存再前進



文學營學員隨雲門舞集導師律動身體(陳椎攝)



寫作坊培育書寫力量(伊卡攝)

新世代玩意多多，願意捧書卷閱讀的少之又少，要在閱讀人口減少這個大趨勢下堅持出版文學雜誌，保持本地的文學創作的風氣無疑甚是艱難。來到第6個年頭，《字花》班底換血。高俊傑說，「畢竟舊班底各有正職，兼負《字花》的工作亦感吃力。他們成為編委後減少編務，有多點時間專注於他們喜歡的範疇，對雜誌和對他們自己都有好處。」

觀察現狀 介入社會

新舊交替可帶來新方向，做出一本理想文學雜誌？「其實《字花》的方向是編輯團隊一同討論出來的，做完剛接手後的第一期，發覺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作新嘗試，最近也有在facebook推專題微稿，也可視作網上宣傳，接觸不同層面的人。這本雜誌的新方向是希望能夠與讀者有更多的互動。」新一批「文藝青年」補上，都各自有着從事傳媒和文化刊物的經驗，高俊傑說比以往更具機動性。換血後出版的五月刊，內容上，方向變得更「入世」——觀察現狀，介入社會，輯錄了關於血汗工場和中學通識的文章，專題微稿上也與時事有緊密關係，如涉及日本福島核事故的微詩欄目「詩歌改變核世界」。「我們也加入一些人物訪問，如訪問雷競璇、歐陽應雲及他的父親，令內容上多了一點人氣，吸引讀者。」而雜誌的設計上則一如以往，注重可讀性，封面設計、內頁插圖和版面設計元素依舊豐富，迎合年青讀者口味。

顧及內容 找新贊助

除了在內容上加強了專題元素，《字花》也不時策劃活動和找新贊助，如《字花》在過去3年便與何鴻毅家族基金合辦「筆可能」寫作班。畢竟發行量有限，高俊傑直言找商業廣告和資助不易。「我們得到的廣告，大多與出版有關。」他拿出內地文學雜誌《天南》的4月刊刊號一翻，不難看到內裡有着多個名牌的廣告。「藝發局的資助沒有文學團體的資助，只有文學雜誌的資助。幸好審批制度上已由逐年審批資助改為每兩年審批一次，以往很難策劃，現在算是好了一點。本地沒有大量閱讀人口支持，得靠政府資助，大出版社又未必覺得售賣的作品有需要以出版文學雜誌來宣傳。」他指內地辦刊物，面對龐大讀者群，出版刊物有企業和市場作支撐。「如《天南》便有『現代傳播』作後盾，在推銷、策劃及包裝上都可以做得好。」而台灣的文學雜誌受到重視，但也有轉變。「《聯合文學》也改版，變得青春，以年青人愛情作切入點談魯迅作品。」文學雜誌需要顧及讀者的口味，在兩岸三地都是大勢所趨。

瞄準學生 培養寫作

吸引讀者甚至作者，從學生入手可說是至為關鍵。《字花》平均每月發行量約2,000本，由關夢南、袁兆昌和李洛霞合編的另一後起之秀《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》現時每月賣出超過4,000本，對本地文學雜誌而言，算是辦得相當成功，高俊傑說從中得到啟發——瞄準中學生市場。「當然這種成功模式難以複製，畢竟關夢南有多年教寫作班的經驗，跟學校校長、老師都很熟絡，也有學生支持。而我們接觸的是學生，透過網站、facebook等聯絡，基本上維繫約400至500人。」他指《字花》亦有採納中學生及以往參加寫作班的年青人的投稿，在五月刊再推出隨書附送刊物《筆尖》，作為寫作班及文學營的總結之餘，讓更多人認識這批年青生力量。

舉辦活動 凝聚力量

高俊傑指舉辦寫作班和文學營本身也有一定需求，特別是中學課程改革後。「在中學，文學創作也需要較多支援，如中國文學的課程裡有創意寫作的項目，而老師未必在行或有充裕時間應付，所以寫作班反應也頗踴躍。」他指早前的筆可能計劃在僅兩個月的宣傳下，最終在500個名額中錄取了300人。辦文學雜誌以外還得舉辦講座、寫作班等不同的活動，固然有助接觸新生代，提升宣傳效果，也有助推廣文藝氛圍。《字花》在今年復活節舉辦了三日兩夜的文學營，身為活動的導師，體驗到文學營的威力，又與平時在學校舉行的寫作班不同，為了配合大自然的主題，營地選址在嘉道理農場，一大班營友不像平日那樣坐在課室裡寫作，反而有點時間去打開感官，如跳舞、聽音樂等，既有助身體舒展，也可讓腦筋活動一下。「大家互相認識對方，一群人聚在一起，受到鼓舞，明白到自己不是孤軍作戰，這種共同感受很重要。只有自己單獨在寫，有時候確實挺難繼續寫下去。」凝聚文學創作力量，從雜誌延伸到社區，《字花》的方向，或許給文學雜誌帶來新的景象和啟發。

新文學雜誌《天南》面向國際

這邊廂《字花》班底換血革新，另一邊廂，內地一本新的雙月刊文學雜誌《天南》創刊號在4月面世。由邵忠作出版人、歐寧作主編，雜誌背後有「現代傳播」支持。雲眼見封面與一般人想像帶點優雅的文學雜誌不同，封面照片帶寫實感，主題是「亞細亞故鄉」。內容既有小說，也有由中文譯成英文的文本。主編所希望開拓和包攬的，不能說不大。「現在的創刊號共208頁，其實原本打算編400頁，但礙於成本，價錢可能要提高至50多元人民幣，所以才減至現在的頁數。」歐寧如是說。

主編推出《天南》，無疑是懷着創新和開闊的思想，這在雜誌名稱可見一斑：「《天南》(Chutzpah)，「源自意第緒語，原意指『放肆』、

『拽』，傳入英語世界後又發展出『肆無忌憚的勇氣』、『挑戰成規的精神』等意涵。」歐寧坦言受到80年代獨立音樂雜誌和電影雜誌的影響，而後他又曾當過策展，而這次辦《天南》的動機則是回到文學本身，加上近年多了80後辦文學雜誌，他說這局勢間接幫助了這本雜誌的誕生。

翻開內頁的引言部分，確實像展覽導言，簡介各個分類的內容，猶如帶領你進入展覽。內裡文章反映如內地及台灣等不同地方的面貌，內容呈現的地域性不強，不容易猜得出版地方，不像《字花》那樣有着強烈的本土味道。即使如此，歐寧說會要求作者的作品要有文學性，加上內容加插翻譯作品，更添國際氣息。新文學雜誌的面世，不單刺激作者和吸引讀者，也豐富了文學創作，相信文學雜誌熱潮將會走上另一高峰。



《字花》主編高俊傑



《天南》主編歐寧



在香港辦雜誌很難，辦文學雜誌更難。內地不斷有新的文學雜誌推出，雖然《獨唱團》出了一期便落幕，但還有《大方》、《天南》等陸續出場。本地文學雜誌《字花》經歷5年時光，到了今年換血革新，搞寫作班和文學營，最近還新出隨書附送的《筆尖》，推出贈品。在艱難經營環境下求存，求變自是必然，這次專訪《字花》主編高俊傑，分享他的辦刊方向與跟兩岸三地文學雜誌的比較。
文、攝：盧寶迪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內地文學雜誌

內地年輕作家相繼辦文學雜誌，韓寒籌備第一期《獨唱團》時已鬧得熱烘烘，引起各界注目。雖然最終只出了一期便結束，但已令內地文壇興起一股作家辦文學雜誌的熱潮，致使大眾對於以往不被看好的文學雜誌另眼相看，文學風再現生機。



今年3月創刊的《大方》，引人注目的無疑是篇幅佔了一半的村上春樹訪問，可見編者看重國際視野，不是以往主編安妮寶貝成名的「私讀本」形式。



2008年6月面世，內容圍繞一個主題展開，如孤獨、嫉妒等，刊登作品文學性較強，題材以當下半年輕女性生活狀態和內心世界為主。



單月刊《文藝風賞》宣傳詞是「高端純文學年輕先鋒刊物」，針對年青讀者，同樣是主題先行，遊走於文學與藝術之間。



內容上以校園為題材的青春小說為主，當中還包含了主編最新的作品連載，圖文豐富，嘗試兼顧文學性與娛樂性，針對學生市場。

作家看文學雜誌與寫作

本地不少作家喜歡寫作，興趣都是植根於中學年代，在閱讀文學雜誌與書寫之間不斷摸索，不放棄筆耕田地，發表自己的作品，成了本地文學的一員。且看本地作家對文學雜誌的看法吧。

董啟章：

中學時代少有文學雜誌，《香港文學》比較老派，我對《素葉文學》的感覺比較強烈一點。以前我覺得文學雜誌感覺很神秘，像是小圈子，外面的人不太清楚它的運作。由於文學雜誌是月刊的關係，每當想看下一期時，都有一種等待的感覺。試過投稿，對方不會回應是否收到稿件，自己便會不停留意每期內容。曾試過稿件寄出一年後獲刊登，那份雜誌寄過來，我才知道自己的文章獲取用。文學雜誌與讀者的關係，雜誌本身就像是權威，而讀者像在崇拜，如《聯合文學》便找到實力強勁的作家群，讓讀者去欣賞。

理想的文學雜誌，讓我們了解文學與世界的關係，文學是一種關注，關注這個世界，即使是非主流，其實也與世界有關，在《字花》和《天南》這兩本雜誌就能看到。



謝曉虹：

中學時少看文學雜誌，覺得不是很有衝擊力的刊物。近年有新的文學雜誌出現，而讀者往往也是作者，但我覺得這樣的影響力很小，所以作為《字花》發起人之我的我，贊成舉辦文學活動，擴大影響力。一本文學雜誌建立讀者群很重要，當中會使人關心某些事。

韓麗珠：

讀書時代不太清楚甚麼是文學，只知道小說。讀中四時逛二樓書店，第一次接觸的文學雜誌就是《素葉文學》，內容刊有西西的文章，以及外國文學作品，那時對文學雜誌的印象就是覺得與日常生活有很大距離。文學與雜誌有着微妙的關係，畢竟雜誌這個載體，與報紙和書不同，報紙需要不斷快速更新，書則是給人完成了的感覺，而雜誌則是介乎兩者之間，有其生命力。理想的雜誌，可以感染讀者與作者，不斷推出新的東西。

